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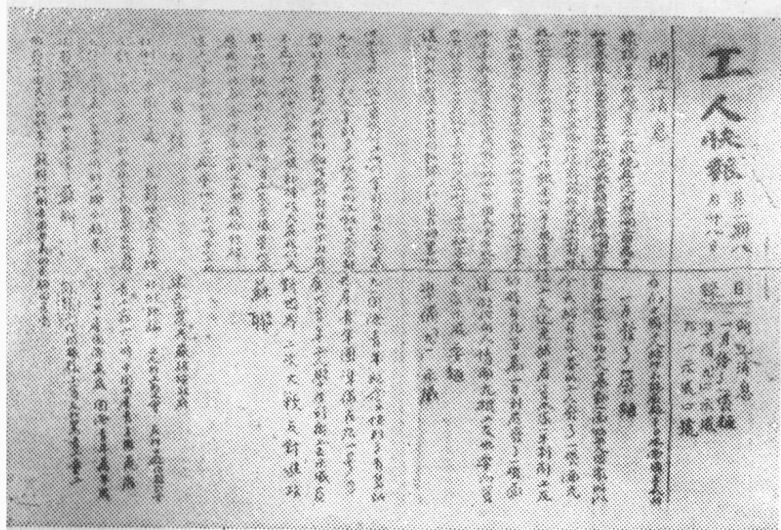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专题资料
关于一九二九年青島工人
大罢工的调查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一九二九年青岛纱厂罢工工人赴市政府请愿。



这是当时青岛党组织印发的《工人快报》。

(青岛市博物馆供稿)

一九二九年《申报》关于青岛日纱厂停工的报道。

市内外日纱厂一律停工
 【十二月二十二日青島專電】日商鈴木絲廠，因故開除工友，並自動停工後，現市内外各日紗廠，一律自動停工三日，風潮漸擴大，由指友會、工會及社會局、租界警察廳救濟辦法，鈴木絲廠失業工人維持會已成立。
 【二十日青島通信】前日（十八日）鈴木絲廠，突行無故開除工友，昨日（十九日）上午又開除四工友，令職工友，頗為震怒，並派代表赴工會報告，並請不應付辦法，工會曾答復，一切失工，工會派員代為交涉，千萬沉靜，代表等道謝而返，嗣于下午一時，工會曾正擬與廠方交涉間，該廠竟又開除工人，同時並將全廠停閉，指工友有意破壞工廠，及過去種種不法事件發生後，工會立即派員前往調查，市指委會亦予以重大之注意，晚間各方，議解決方法云。



这是罢工后聚宿在纱厂仓库中的部分工人。
 （青岛市博物馆供稿）

目 录

专 题 考 查

- 说 明……………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1）
关于一九二九年青岛工人大罢工的调查
……………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1）

附 件

回 忆 资 料

- 朱子衡回忆大康纱厂罢工情况（摘录）……………（19）
管子平谈一九二九年大罢工……………（22）
马茂贵回忆一九二九年罢工情况（摘录）……………（23）
刘国成回忆一九二九年大罢工（摘录）……………（24）
杜胜斋回忆一九二九年大罢工和孙守诚同志……………（25）
回忆和孙守诚在一起……………南怀玉（26）

新 闻 报 道 资 料

- 青岛日人经济侵略运用辣腕之现状（29）青岛内外棉纱厂罢工
（31）青岛纱厂工潮平息（31）青岛日火柴公司罢工潮（31）
铃木丝厂发生工潮（31）铃木丝厂工潮未息（32）青岛日纱厂
之工潮（32）和田木厂停闭（32）青岛日厂工人复工（32）青
岛日纱厂复工（33）青岛工潮之前因后果（33）青岛日工厂二
次酝酿罢业（34）青岛大康纱厂之小风波（34）青岛日纱厂无
故停闭（35）青岛失业工人之救济（35）青岛工潮引起之汹涌

(35) 青岛党政当局对工潮之态度 (36) 张振邦等通共被捕
 (38) 青岛工潮已成僵局 (38) 日厂同业会议决两案 (39) 青
 岛工潮有解决趋势 (40) 华新大英等厂工友捐助失业工友 (40)
 胶路工整会决议募捐补助失业工友 (41) 青岛工潮解决渐近
 (41) 青岛日纱厂暂难开工 (42) 青岛日厂主压迫工人 (42)
 青岛工潮尚有风波 (43) 青岛日纱厂秘密开工 (44) 青岛日厂
 工潮 (45) 刘克尧被枪杀 (45) 青岛工潮中之流血惨剧 (45)
 青岛日厂工潮解决 (46) 青岛工潮交涉无进步 (46) 青岛日厂
 开工 (46) 青岛各厂完全复工 (47) 日驱舰逐四艘赴青 (47)
 马福祥劝导工人 (47)

文 献 资 料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草案

(1928年11月1日) (49)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各地党务情形的报告 (摘录)

(1928年11月9日) (54)

青岛总工会为十月革命十一周年纪念

告青岛工友 (56)

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关于全省党组织状况的报告

(1929年1月8日) (59)

刘俊才同志关于青岛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1929年3月14日) (60)

丁君羊谈山东情形纪 (摘录)

(1929年3月) (69)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工运状况的报告

(1929年6月17日) (82)

“八一”示威宣言 (85)

八一口号 (85)

一九二九年青岛反帝大同盟印“八一”口号·····	(86)
日本纱厂关厂·····	《远东工人》一卷六期(87)
国民党在青岛暴露原形·····	《远东工人》一卷六期(87)
中共山东〔临时〕省委目前工作计划大纲(摘录)	
(1929年9月)·····	(89)
青岛市委关于目前形势及党的工作状况的报告	
(1929年9月)·····	(91)
中央巡视员巡视青岛总报告(摘录)	
(1929年9月18日)·····	(102)
中共中央关于青岛工作给山东省临委的信	
(1929年9月21日)·····	(112)
援助青岛失业工人通电·····	《全总的政治工作》(118)
青岛工潮“解决”了·····	《远东工人》一卷十期(119)
山东职工运动决议案(摘录)·····	(120)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全省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摘录)	
(1930年2月1日)·····	(125)

参 考 资 料 (一)

——国民党方面资料

青岛特别市工潮始末记·····	(129)
本市日厂工潮之概略·····	(131)
青岛民众运动的过去与将来(节录)·····	(136)
本市八月份失业职工统计表·····	(137)
青岛代市长吴思豫向南京政府报告工潮·····	(139)
青岛特别市宪兵司令吴思豫取缔工会的布告·····	(143)
国民党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	
确定解决工潮原则·····	(144)

国民党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

通过应付工潮三原则·····	(145)
市公安局报告六纱厂开除工人情况·····	(145)
市社会局简报工潮情况·····	(147)
市公安局简报工潮情况·····	(149)
新工人与管工日人发生纠葛(1929年12月26日)·····	(152)
市公安局报告铃木丝厂新旧工人冲突·····	(153)
市社会局报告大康、宝来劳资纠纷 (1929年12月15日)·····	(153)
中日双方议定日商九厂复工之办法 (1929年11月23日)·····	(155)
纺织同业会拨付市府代厂方救济工人款项 之执证(1929年11月23日)·····	(156)
市府提出关于九厂开工之了解事项 (1929年11月23日)·····	(156)
日领提出关于九厂复工之了解事项 (1929年11月23日)·····	(157)
取缔日商厂工骚扰之办法·····	(158)
中国劳工运动中的山东工运(节录)·····	(159)
国民党的《工会法》·····	(165)

参 考 资 料 (二)

——日本方面资料译文

一九二九年青岛日人纱厂劳资纠纷始末·····	(175)
青岛大康纱厂关于中国工人的调查(节译) (1929年4月30日止)·····	(181)
一九二九年青岛的工潮(节译)·····	(184)
编 后·····	(193)

关于一九二九年青岛 工人大罢工的调查

说 明

为了认真完成中征委和省征委交给的这一专题任务，我们和青岛市工运史办共同组成了专题组，由马路、龚彧藻、孙作清、程绍光等同志参加，从一九八四年三月下旬开始，先后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山东档案馆、青岛档案馆、青岛博物馆等单位，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文献和当时报纸的报道等；还到上海、南京、桂林、济南及本市的国棉一、六、七厂访问了一些有关的老干部和老工人。经过三个多月的调查访问，在基本弄清事实的基础上，由马路同志执笔，写成了初稿，后送省征委领导征求了意见，并送市委分管书记进行了审阅，根据所提意见，又作了几次修改，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材料。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手头掌握资料不多，仍感到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对当时党的领导状况反映较少，写得不深透。因此，恳切盼望领导和各地老同志、老工人、知情者给予指正，并多多提供资料，以便于进一步修改。谢谢！

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

一九二九年夏，青岛爆发了日本企业工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罢工斗争。亦称“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参加这次罢工斗争的共有两万多人。罢工时间持续四个多月，其中日商铃木丝厂罢工一百三十四天，华祥和山东火柴厂罢工一百三十一天，大康、内外棉、隆兴、钟渊、富士、宝来六纱厂罢工一百二十二天。日商青岛火柴厂、和田木厂、滨恒木厂，英商大英烟草公司、祥泰木厂、峰村油坊，以及国家资本四方机厂、民族资本华新纱厂的工人，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斗争和较短时间的罢工。这次罢工斗争，自始至终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破坏。

在这之前，青岛所处的政治环境，一方面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政权交替，统治青岛六年多的北洋军阀政权垮台，南京政府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五日接管了青岛；另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干涉中国国内事务，两次出兵占领青岛以至胶济铁路沿线，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在我国激起了广泛的反日浪潮，日军被迫从青岛撤退。在此形势下，青岛的工人群众，特别是日资企业中的工人，曾经饱受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与欺侮，郁积着深刻的民族仇恨与阶级仇恨，有着强烈的斗争要求，因此，一有机会就爆发了出来。

—

日本帝国主义垂涎青岛由来已久。一九一四年，它从德国帝国主义手中攫取青岛后，日本资本随之侵入。一九一六年，日本资本家先后在这里设立了内外棉、大康、隆兴、钟渊、富士、宝来等六个纱厂，形成了一个轻纺工业体系。不久，其他日本财团接踵而至，将资本渗透到所有经济领域，垄断了青岛的整个经济命脉。这些日本企业以青岛为基地，利用中国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进行残酷的剥削与掠夺。

日本资本家压迫和剥削青岛工人十分残酷。工人日工资平

均三角左右，工作时间在十二至十六个小时以上，并常受日人虐待和鞭打。因此，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劳动条件，就成为日本企业中工人的迫切要求。一九二五年由我党领导的青岛日商纱厂大罢工，遭到军阀张宗昌的血腥镇压，转入低潮之后，日本资本家统治和压榨工人的手段，更加阴险、毒辣。他们一面给工人一点小惠，如每人每月可以在厂内买一包比市价低三角钱的面粉，每年可买一包飞花，“中秋节”发一斤月饼之类；一面又在严厉防范工人活动。首先，将各厂的把头、门警、翻译等组成法西斯统治体系，唆使这些走狗去组织“同乡会”、“国术社”以及青红帮之类，破坏工人的团结和斗争，并暗中收买工贼对工人进行侦察，触犯“厂规”的，不是罚款就是开除。其次，裁减参加一九二五年大罢工的工人，削弱工人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以大康纱厂为例，参加过一九二五年大罢工的五千零七十人，到一九二九年四月，只剩下三千三百八十五人，裁减了三分之一还多。第三，推行雇用女工和童工，代替男工和成年工，改变工人的性别和年龄构成。据一九二九年青岛社会局的调查，日商六大纱厂、铃木丝厂和山东、华祥火柴厂等九个日本企业，工人总数一万七千零四十六人，女工就有一千八百二十一人，占百分之十点七，童工有一千七百一十人，占百分之十，女工童工合计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第四，招收新工时，只选老实憨厚的农民和扎大辫的乡村姑娘，不要有斗争经验的城市失业工人；工人进厂后，多半关在有门警守卫的宿舍里，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

另外，日本资本家还通过推行所谓生产合理化，强化经营管理，来加大低工码工人的劳动量，辞退高工码的工人，使工人的平均工资不断下降。据《胶澳志》和《青岛劳动风潮》中记载，一九二五年日商纱厂工人最低工资每日二角六分，一九二九年降到一角八分；火柴厂一九二五年工人的最低工资每日

二角，一九二九年降到七分。如以工人的工资同当时青岛成倍上涨的物价作比，其工资降幅还要大得多。

日本资本家的上述种种罪恶行径，使日本企业工人的生活日益贫困，劳动情绪低沉，遭到日本监工和把头的侮辱和虐待日渐增多，特别是女工和童工，遭受打骂的屡见不鲜。由于工人所受苦难越来越多，同日本资本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因而在日资企业中时常发生一些零星的、或明或暗的斗争。

二

一九二八年六月党的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作出了《职工运动决议案》，确定党的基本任务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它的阶级组织（党及职工会）。十一月，山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六大”精神，部署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各地正确地执行“六大”决议，使山东的工人运动获得新的生命。省委制定的《关于职工运动的决议草案》，要求发动日常生活经济斗争来争取群众，正确地运用罢工策略，保障斗争胜利，扩大发展斗争。在组织路线上，强调要注意工厂委员会的运用和转变。同时，省委派武胡景来青岛，加强市委的领导。这年下半年，青岛党的组织经过自身的净化，站稳了脚跟，重新获得了发展，党员最多时达到一百人。

然而，这时又出现了意外的困难。在省委担任重要工作的王复元、王用章先后叛变，给全省党的组织带来很大威胁。一九二九年第一季度，省委、团省委连遭破坏，许多重要干部被捕，一批重要干部被迫离开山东。四月，中央派刘谦初来山东恢复省委。刚恢复的省委，工作同志几乎全是新人，各地党的组织也都作了应变调整，工作更形困难。

六月，省委书记刘谦初到青岛巡视工人运动。他和接任不久的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研究了青岛工人运动现状，写出了《关于山东工运状况的报告》，报送中央。报告中论述了青岛

的形势，其要点：（一）由于农村破产，产业后备军扩大，资本家利用机会向工人猖狂进攻，工人生活困苦，无法忍受，数年郁积，斗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二）国民党接管山东以后，恩威并用，在工人中散布对国民党的幻想，压迫改组派^①和共产党，对改组派统率的工会组织加以解散，重新整理，开除胶济路中改组派职员，通缉並逮捕其上层指导分子，使之受到很大打击。（三）改组派的欺骗手段比国民党高明，大部分工人对改组派的宣传抱有幻想，四方机厂等成了他们的大本营，青岛各纱厂亦有其相当的组织，受打击后，气焰低了些，但还“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四）我党在工运方面力量单薄，影响尚小，胶济路沿线和青岛共有党员三十一人，青岛的日本企业有三个支部，即大康、内外棉、钟渊，各有三名党员。根据以上分析，青岛市委决心加强“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深入工人群众发动经济的政治的斗争，逐渐走向扩大的直接的行动。”

青岛国民党改组派从一九二八年初就在积极活动，发展政治势力。一九二八年八月，改组派成立了青岛市总工会筹委会，一九二九年三月，正式成立了青岛市总工会。这期间，改组派打着孙中山的正统旗号，运用和共产党相似的经济口号，鼓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并向工人宣传“我们的要求和共产党一样，但我们可以公开，共产党却有杀头的危险”。改组派的这些活动，诱惑力很强，使许多工人受到影响。因此，一时之间，改组派的工会发展会员达四千余人。

^①改组派 全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以汪精卫派的一些人为主，打起恢复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旗号，标榜要组成农工小市民联盟的党，一度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反蒋派别。本文所说的青岛“改组派”，指丁惟汾、王乐平的一些追随者。

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青岛市总工会举行常务会议，在负责人闫海萍主持下，通过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组织工人罢工的决议。

青岛日厂工人迫切要求开展罢工斗争。一九二八年时，他们就在酝酿：“日本鬼子一走，我们就要干”、“南军来了，我们就要组织工会、罢工”。在秘密组织工会的时候，工人们坚持不要把头和帐先生，并根据斗争的需要，力求组织形式达到完善。工厂成立工会执行委员会，设工人总代表若干人，下设工段代表和组长，还组织了纠察队，配备总队长、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等。其骨干力量多半是参加过一九二五年大罢工的工人，组织性和斗争性都较强。

三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日，日本侵略军从青岛撤退完毕，工人的罢工斗争便开始了。大康纱厂粗纱车间工人，用关车迫使日本厂主赶走了残暴凶狠的把头周立春；细纱车间工人如法泡制，赶走了把头任智坦；验布车间工人通过向厂方斗争，取得了恢复坐着工作的权利。钟渊纱厂粗纱车间工人，在共产党员高升鼓动下，反对厂方实行每日减工资五分钱的决定，关车两小时，得到了胜利，并推动了全厂的斗争。内外棉纱厂因开除了三个工人，我党发动并领导全体工人关车五小时，虽然没有使被开除的工人复工，但使他们每人得到了一百元的遣散费。

六月十九日，日商青岛火柴厂因伙食粗劣，工人同日本管事发生争吵，工人不服压制，事态扩大。次日，工人摔盘掷碗，全厂关车，表示抗议。工人向厂方提出要求改善伙食，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等条件，日本资本家非但不接受，反而扬言要开除闹事工人，关闭工厂，进行威胁。这时，驻青日本总领事馆认为工人是在排外，授意日资本家先注意观察动向，弄清工人同外界的联系，然后采取行动。日资本家遂于第二

天开工，但却不答复工人要求的条件。工人进厂后，继续怠工，并痛打了仗势欺人的日本走狗。日资本家于二十六日再度关闭工厂，宣布解雇全体工人，停止伙食供应，逼迫工人离开宿舍。七月一日，国民党当局插手，向日本总领事馆保证严加管束“不良分子”，请求日厂开业。青岛火柴厂的罢工斗争被镇压下去，日资本家在开除了二十三名工人后，于七月九日复业。与此同时，日本总领事馆还迫使国民党当局同意日厂开除“不良工人”，“整顿工厂秩序”。

四

自此以后，驻青日本总领事馆便赤膊上阵。先是使出青岛日本工商会议所和纺织同业会不断窥测政局变化，刺探工人活动情报，后又召集日本纱厂资本家开会，还特意邀请上海纱厂的“代表”参加，共同密谋镇压工潮的措施。会上议定，各日本企业在必要时实行联盟歇业关厂，象处理青岛火柴厂罢工那样，用高压手段，使众多工人受到失业的痛苦，一劳永逸地破坏工人的斗争。同时反对在纱厂成立工整会，打击幕后支持系统，降服国民党当局。会后，日本资本家十分骄横地说，你们要罢工吗？好罢，我们也罢给你们看。

恐吓、威迫再大，也挡不住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七月，台东铃木丝厂、华祥火柴厂和山东火柴厂工人的怠工斗争，同日本资本家的对抗加剧了。这三个厂于七月十七日前后，分别张贴布告，声称要断然解雇“不良工人”，严罚煽动罢工者，并关厂停业。但是，工人不怕威吓，继续进行抗争。到十九日，铃木丝厂先后开除了九名工人。这天下午三时，全厂工人开会，决定停止工作，以示对抗。日本资本家没有镇住工人，便向青岛社会局、警察局和工整会求助，假惺惺地提出了调停方案。而工人的态度是，厂方不收回开除工人的命令，就不工作。下午七时，日资本家贴出停业歇工布告，并封锁了工人宿舍，不准工

人与外界联系。华祥火柴厂于十八日开除了五名工人，工人要求厂方让被开除的工人复工，没有结果。二十一日晨，工人怒打了大把头。日本资本家促请国民党当局取缔和制裁，工人仍不示弱。山东火柴厂工人为支援华祥火柴厂工人的斗争，从十九日开始，拖迟一个小时上工，並规定发现厂方有压迫行为时的联络讯号，以采取行动，共同抵制。日本资本家为此开除了七名工人但仍未能制止怠工。接着，这两个火柴厂同时于二十二日宣布关厂歇业。台东的这三个日本企业还进一步采取联合行动，强令工人全部迁出宿舍。工人置之不理。日本总领事藤田出面和青岛代理市长吴思豫交涉，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命令工人退出宿舍，並扬言逾期不退，日本方面将采取“自卫”手段进行驱逐。国民党当局无计可施，只好将三个厂的一千七百余名工人临时安置在大港仓库和几处小学校舍住下。

台东三个日厂工人的斗争，在日商六个纱厂工人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当即派出代表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举行总罢工，支援铃木等厂的工人斗争。请愿无结果，六纱厂工人便把怠工面逐步扩大。各厂由放慢车进而跳跃停台，造成各工序产量无规则波动，使工段间生产无法衔接，半制品或积压或断档。这种局势由一个组发展到一个车间，由日班波及到夜班，连锁反应的结果，使日本纱厂工人总罢工一触即发。

这时，日本资本家均按照日本总领事馆既定的方针行事，于七月二十一日联合停业三天。六个纱厂同时贴出布告，一共开除二百一十六名工人。

开始，国民党当局在同日方谈判中，还坚持没有理由不得解雇工人，解雇工人必须经党部核准等条件，遭到拒绝后，他们彻底妥协，不仅接受日方的条件，还答应复工后由中国军警严加取缔“不良工人”，保证工人严守厂规。而日方只同意了国民党当局提出把“开除”工人改为“自动辞职”的修正。

日商六纱厂于七月二十四日复工。复工后，工人虽照常出勤，但怠工较停工前还要严重，停台面不断蔓延扩大，生产率急剧下降。

这期间，工人纠察队追踪惩治了那些作恶多端为虎作伥的把头和职员，依据其罪恶大小，分别给予了警告、拘禁、体罚和押送警宪部门等处分。一些有民愤的工贼纷纷逃避，不敢上班。日本资本家赖以生存的法西斯统治体系被打乱了。于是，他们又采取联合行动向工人反攻。八月四日，日本资本家宣告第二次关厂停业，並声明是无限期的。

当天上午十时，四方、沧口、东镇的日本企业失业工人五千余，准备进入市区示威游行。国民党当局闻悉，急忙派人对沧口二千名工人进行“劝阻”，限就地游行。四方和东镇的三千名工人，先被宪警拦截，后“导往”汇泉广场集会。工人向与会的国民党头头提出，不许日厂停业，不许开除工人，严惩工贼和处罚压制工人的警官等解决工潮的条件。结果，国民党当局虚与委蛇，应付了事。

五

青岛国民党当局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破坏青岛工人罢工事件，所采取的基本对策是恩威并用，手段是限制与镇抚。

在南京政府接管青岛之初，青岛大部分工人对国民党抱有很大幻想，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基本控制在国民党改组派手中。因此，国民党当局标榜“革命”和倡导“工运”，曾一度起到了欺骗作用。国民党当局倡导“工运”的目的与改组派不同，它的企图是：（一）和平地从改组派手中接过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权；（二）推行劳资合作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纲领，巩固国民党政权；（三）排斥异己政治力量，矛头指向改组派和共产党，並借以建立自己的实力基础。

国民党青岛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简称市指委会）于五

月二十一日成立后，六月初即接管了改组派的市党部，解散了它所组织的青岛市总工会，监管了改组派首要分子，成立了“检举反动分子委员会”（不久改为“审查反动分子委员会”），向改组派和共产党开刀。二十一日，市指委会任命李丹亭、葛子明等七人为青岛特别市工会整理委员会（简称市工整会）。工整会主要任务是，取缔各种工人组织，并取而代之。二十七日，青岛宪兵司令吴思豫布告，严令所有工会、工人协会、自治会、红纱会等一律查禁，不准活动，听候整理。七月初，市指委会分组全面训练国民党员，清除改组派思想影响，并开始搜捕共产党人。七日，田泗、曹芸卿等一些共产党员被捕。

国民党改组派受到蒋系国民党重大打击后，一些改组派分子不得不潜入台东、四方、沧口等区秘密活动。

工潮发生以后，日本总领事馆一再恫吓，要派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保护侨民。这时青岛港口已停泊了七艘日舰，另有四艘巡洋舰正向青岛驶进。国民党当局深怕工潮处理不当，激怒了日本人，酿成外交事端，无法向南京政府交代，当纱厂代表为铃木丝厂开除工人提出举行总罢工时，市指委会就用日舰要登陆镇压工潮为口实，要求工人“委屈求全”、“忍痛照常工作”。在日厂开除大批工会活动骨干分子时，市指委会借机使之参加民众运动工作人员训练班，把他们同罢工工人分隔，削弱罢工的势头。八月七日，吴思豫又应日本总领事的要求，立即取缔工人纠察队的活动。他当晚邀集党政军警首要，商定了平息工潮的五项办法，其中包括取消纠察队、派出警察秘密侦察和遣送失业工人回乡等。八日，市指委会告示解散纠察队，吴思豫以宪兵司令名义布告严防共产党和改组派活动，杀气腾腾地扬言“一经拿获，定按军法从事”。接着，便在市区进行大搜捕，遣送工人回乡。九月十一日，住在大港仓库的六百九